

全译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HIJI WENXUE MINGZHU DIANCANG

QUANYICHATUBEN

鼠疫·局外人

LaPeste-L'Etranger

今天母亲死了，我不确定，也可能是昨天死的。养老院发来电报说：“令堂已过世，明日葬礼，深表同情。”让人怀疑的是，她很可能是昨天死的。养老院在马朗戈，距阿尔及尔约50英里，乘下午两点的公交车天黑前应该能到。这样夜里我就可以赶到为妈妈守灵，明晚还能赶回来。我已向老板请了两天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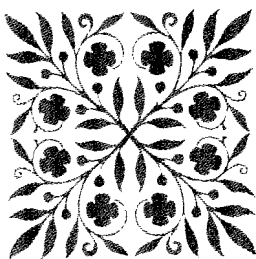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刘红利 倪思洁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La Peste L'Étranger

鼠疫 · 局外人

[法] 阿尔贝 · 加缪 著

刘红利 倪思结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鼠疫·局外人 / (法)阿尔贝·加缪 著 刘红利 倪思洁 译 黄祿善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54—5698—4

I. 鼠… II. ①阿… ②刘… ③倪…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②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9373 号

责任编辑:夏帆

责任校对:陈琪

美术编辑: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插图作者:张睿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4 页

版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9 千字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加缪画像



目 录

· 鼠 疫 ·

第 1 章	2
第 2 章	42
第 3 章	104
第 4 章	116
第 5 章	171

· 局 外 人 ·

第一部	203
第一部	238

鼠 疫

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表现某一种囚禁生活，
用虚构的事来描绘真实存在的事，两者都合情合理。

——丹尼尔·笛福^①

^①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小说之父”。

1

下面描述的极不寻常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奥兰。在常人看来，这种事不该发生在这座城市。因为初看奥兰，外表平淡无奇，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普通港口城市而已。

应当承认，城市本身很丑陋。气氛温和，令人陶醉。只有花费时间才能找出这座城市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商业中心的不同之处。譬如，怎样构想出这样一幅城市的图画，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和花园，从来听不到小鸟的振翅声和树叶的婆娑声？简言之，这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只有观察天空才能辨别出季节；只有气氛感受，以及小贩从郊外带来的一篮篮鲜花，才能告诉人们春天来临，那是一种集市叫卖的春天。夏天，太阳烘焙干燥的房屋，墙壁布满了灰尘，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拉下百叶窗，避开户外的高温。而在秋天，大雨倾盆、满地泥浆。只有到了冬天，气候才真正舒适。

也许要了解一座城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弄清市民是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又如何死去。或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的城市中，人们以相同的路线上班、同样的热情谈情说爱，却都漫不经心地走完一生。事实上，人们已疲惫不堪，继而将精力花在培养兴趣爱好上。那里的居民辛勤工作，目的只为致富。他们对做生意很感兴趣，把经商看得很重要。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如调情，洗海水浴和看电影。然而，他们很明智地将这些

消遣方式保留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利用一周内剩余的几天尽可能多赚点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到咖啡馆里喝喝咖啡，在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散步，或者就在自家阳台上吹吹风。年轻人追求短暂而热烈的激情；而年纪稍大的男性所迷恋的，不外乎上球馆打保龄球、参加宴会和社交，或者去俱乐部狂赌。

无疑，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城市不算独特，和我们当代人过的生活大致一样。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继续在赌牌，喝咖啡以及闲扯中挥霍剩余的时间，这在现今的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仍有一些城镇和乡村的居民时不时会思考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是能有这样的想法，也很不错。可是，奥兰是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换言之，人们似乎不会考虑其他的生活内容。因此，没有必要详述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是短暂地放纵激情，就是安定下来过着平静的夫妻生活。这两种状态并不特殊，而且很少有情况游离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奥兰，和别处一样，人们由于缺少时间思考，相爱的时候就会处于不自觉的状态。

这座城市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垂死的人遇到的困难。“困难”这词也许并不好，“难熬”更恰当些。生病常常令人不快，在一些城镇，如果你生病了，人们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勉强过得去。一个病人需要关心，希望能有所依靠，这是很自然的。但在奥兰，为了适应极端暴烈的天气、大量的生意、压抑乏味的环境、突如其来的黄昏以及娱乐享受，人们需要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个病人会感到孤独困窘，更不要说是垂死的人了。想想看，全城的人坐在咖啡馆里，或在电话里忙着谈论装运、提单、贴现，而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冒着咝咝热气的高高围墙的包围中，这该是何等境遇？即便在现代社会中，在如此干燥的地方，死神临近时会让人遭受怎样的煎熬啊。

上述粗略的描述，使人们对本城有了直接清楚的了解，但是这些情况不该予以夸张，要说明的是我们城市的面貌和生活一样

平庸。但是一旦习惯了也就不难过日子了。自从市民的习惯迎合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切也就顺其自然了。这么看来，必须承认，这座城市的生活缺少一些刺激。但至少，像社会动荡这样的事很少发生在这里，居民们坦诚、友好、勤勉，常常受到游客的敬仰。奥兰城没有一草一木缺乏魅力、没有灵魂，却给人平静之感，最后人们便会在此怡然自得地进入梦乡了。

不过，平心而论，奥兰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它处于光秃秃的高原中心，四周环绕着阳光照耀的山丘，脚下是一片形状完美的海湾。遗憾的是城市是背对着海湾建造的，所以要看海还得自己去找。

像这样在奥兰城过着平凡的日子，人们根本不会想到那年春天发生的小事，是之后重大事件的预兆，这是不难理解的。关于这些，我们后面会进行叙述。对一部分人来说，这些事似乎不足为怪，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很显然，叙述者不会顾及这两方不同的观点。他的工作只是讲述“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知道某件事的确发生了，而且还紧密关系到全体百姓的生死，而且成千上万的目击者会从心底证实他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

无论如何，这位叙述者——他的身份之后要被揭晓，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让他收集足够的证据，如果不是某种力量让与他所叙述的事情紧密联系，他就没有机会来从事这项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理由担任史学家的角色。当然，一个史学家，即便是业余的，通常也会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目前，叙述者的资料有三类，首先，来自他亲眼所见的，其次，来自其他目击者的描述，由于他的身份，他能收集事件中所有人向他吐露的心声。他手上还有一些文字资料，打算在需要的时候加以利用，然后在最恰当的时候加以印证。而且还可以……

故事的铺垫和言过其实的话到此为止，还是言归正传，故事开头几天发生的事，需描述得详尽细致。

四月十六日早晨，伯纳德·李欧医生离开诊所，在楼梯口踩到了一只软绵绵的死老鼠。他没多想就把老鼠踢到一边，下楼出门时，才想起那里不该有死老鼠，于是返身折回，招呼看门人把老鼠清理掉。然而，看门人米歇尔老头的反应，让他意识到事情的蹊跷。对于死老鼠的出现，他只觉得奇怪，但看门人却着实吃了一惊，他敢肯定这幢楼里没有死老鼠。医生对看门人说二楼楼梯口确实有只老鼠，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这是徒劳的，米歇尔并不相信，他认为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有些年轻人就喜欢开玩笑。

那晚，李欧医生站在楼梯口，掏钥匙准备上楼回家时，看到阴暗的过道里，突然蹿出一只硕大的老鼠，浑身湿漉漉，踉踉跄跄。它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接着走向医生，又停了下来，原地打转，吱吱轻叫，半张着嘴，大口吐血，最后倒在一边。医生打量了一会，就上楼了。

他所想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喷涌而出的鲜血引发了他的思绪。他妻子病了一年了，明天就要动身去山上的疗养院。由于路途劳累，之前他嘱咐妻子早点休息，她照做了，在卧室里躺着，还微笑着说：“我感觉不错。”

医生凝视着她转过来的脸庞，床头灯的光亮，照射出她的病容。他妻子虽然已经三十岁，但在他看来，仍然是那么年轻，简直像个少女。也许，正因为这一微笑，淡化了其他不足之处。

“尽量睡吧。”他劝道，“护士十一点来接你，我送你们赶十二点的火车。”

他吻了吻她微微湿润的前额，她面露笑容，目送他到门口。

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门卫叫住了正要外出的医生，告诉他，那些家伙又把三只死老鼠扔在楼道里。这些老鼠明显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老鼠的腿，在门口徘徊了好一会儿，注意着来往的行人，希望能看到一些嬉皮笑脸的人过来搭讪，从而让他们的行径败露，可是毫无收获。

米歇尔期待地说：“我会把他们都抓住的。”

李欧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决定到郊外出诊，那儿住着家境相对贫寒的病人。他驾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笔直街道，临近中午，街区清洁工作才完成，他瞥见人行道旁边有一排垃圾箱，仅在同一条街上，垃圾堆上就能数出一打老鼠。

他出诊的第一位病人正躺在床上，他患有长期哮喘，住的房间客厅、卧室两用，从房间里可以俯瞰下面的马路。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皮肤粗糙，满脸皱纹。在他面前放着两个盛满干豌豆的罐子。

医生进来时，老人坐起，身子后仰，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发出啸鸣声。他妻子拿来一个面盆。

医生为他打针时，他问：“医生，它们都出来了，你看到了吗？”

他妻子解释道：“他说的是老鼠，隔壁邻居发现了三只。”

“所有垃圾箱都有老鼠，这些家伙饿得不行了。”

李欧很快注意到老鼠成了城区居民议论的焦点。出诊结束，他就回家了。

“楼上有份电报是您的，先生。”米歇尔告诉他。

医生问他是否还看到其他死老鼠。

“没有。”看门人回答说，“我一直留心观察着，只要我在，那些家伙就不敢来了。”

李欧从电报上获悉，他母亲明天要过来，在儿媳不在的那段时间，她要来帮忙照看这个家。医生进屋时，护士已经到了。他注视着妻子，她穿着量身定做的套装，还擦了些脂粉。

他微笑着对她说：“不错，你看起来很美。”

过了不久，他将她们送上了火车，在卧铺车厢里，她环顾了四周说：

“这对我们来说，挺花钱的，是吗？”

“这是需要的。”李欧说。

“关于老鼠出动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没法解释，这事很怪，但是会过去的。”

接着，他急忙请求她的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但平时对她的关心太少了。她摇摇头，似乎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他继续说道：“不管怎样，只要你回来，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开始新的生活。”

“是啊！”她眼里闪着泪光，说，“让我们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吧。”

她转过头，透过车窗看站台上的人们，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火车的汽笛声响起，他轻轻叫唤妻子的名字，她回过头，泪眼湿润。

“别这样。”他小声说。

她满含泪水，又露出了笑容，但笑得不太自然，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走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伸出胳膊紧紧搂住她，然后退回到站台，只能透过车窗，看着她微笑。

“亲爱的，”他说，“多保重自己。”

但是她听不到了。

他离开站台，在出口处，碰到了警务法官奥东先生，手里抱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要走了。

奥东先生身材高大、肤色浅黑，有点像社会名流，又有点像运尸人。

法官说：“不走，我来接我妻子，她特地来看我亲戚。”

火车鸣笛了。

法官说：“现在，老鼠……”

李欧朝火车行驶的方向望过去，接着目光又转回出口处。

他说：“老鼠吗？没什么的。”

那时，他唯一的印象是一个从旁边经过的铁道员，腋下夹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下午，门诊开始了，一个年轻人约见了李欧。医生听说，这是位记者，早晨已来过。他叫雷蒙德·兰伯特。此人个矮肩宽，神情坚毅，眼神犀利聪慧，衣着运动，看来在任何环境下，都能

生存。他说话直截了当，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社，委托他报道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关于卫生状况的调查。

李欧回答，他们的卫生条件不尽人意。但在继续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如实报道。

“当然。”兰伯特说。

“我的意思是，你会不会发表一篇不符事实的批评报道？”

“不符事实？不会，我不会这么做。事情还没那么糟糕吧？”

“是的。”李欧轻声说，情况还没那么糟。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想知道兰伯特是否会歪曲事实。

“如果你要隐瞒真实情况，我认为没有谈的必要，因此我不会提供你想要的资料。”

记者笑着说：“你讲话同圣茹斯特^①一样。”

李欧平静地表示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的口吻像一个病人，厌倦人世，但热爱同胞，决不与非正义有瓜葛，也决不妥协。

兰伯特注视着医生，耸了耸肩，站起身，说：“我想我理解你。”

医生送他到门口。

“很高兴你能这样想。”他说。

“好，我明白。”兰伯特有点不耐烦地说，“不好意思，打扰了。”

握手道别时，李欧建议，如果兰伯特要采集一些怪事的素材，他倒是可以告诉他，市里发现了大量死老鼠，十分奇怪。

“啊！”兰伯特大叫道，“我对这个感兴趣。”

到了五点，医生又出诊了，他下楼时，与一个又矮又胖的年轻人擦身而过，那人肥头大耳、满脸横肉、浓密粗眉。他在顶楼几个西班牙舞者家里，见过他一二次。那人叫杰·塔鲁，他站在

^① 圣茹斯特（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楼梯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眼前的老鼠垂死挣扎、不断抽搐。他抬起头，灰色的双眼紧盯着医生，然后向他问声好，就说，太奇怪了，一路上老鼠都跑出来，死了。

“确实，让人心烦意乱。”李欧回答。

“某一方面来看，的确如此，因为我们还没见过此类事情，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真的很有趣。”

塔鲁用手指往后撸了撸头发，又看了一眼那只一动不动的老鼠，笑着对李欧说：“医生，这是不是让看门人很头疼？”

李欧正好看见看门人，倚靠在门边的墙上，原本红润的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色。

李欧告诉老米歇尔最近又发现了死老鼠，看门人说：“对，我知道，现在总是三三两两地出现，其他房子的情况也一样。”

他似乎情绪低落、心情忧虑，心不在焉地抓挠脖子。李欧问他身体如何，看门人说不至于生病，但感觉有点不舒服，他把这个原因归结于心理因素。这些老鼠让他烦躁不安，老鼠如果不再跑出来，满地横尸，也许他会心情舒畅些。

四月十八日一早，医生从火车站接回母亲，发现米歇尔看起来更加没精打采。从地下室通往阁楼的楼梯上，有十多只死老鼠。街上所有垃圾桶都装满了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却淡然处之，轻描淡写地说：“有时是会这样的。”她身材娇小，一头银发，黑色眼睛，和蔼可亲。她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伯纳德，这些老鼠根本不会影响我的情绪。”

他点了点头，事实上，他母亲来了，一切事情似乎变得容易解决。

然而，李欧仍然打了个电话给市政灭鼠所的所长。他认识那里的所长，问他是否知道光天化日之下，老鼠大量死亡的事。默西埃所长表示知道，靠近码头的场所已发现了五十只，他感到十分不安，问医生事态的严重性。李欧给不出确切的答案，但他认为灭鼠所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默西埃同意了，说：“如果你认为确实有必要，我会要求上

级发布命令。”

“值得这么做。”李欧回答。

刚才，女佣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里，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那段时间，市民开始惶惶不安，因为，从四月十八日起，工厂和仓库已发现许多死老鼠。一些情况下，为了结束它们的痛苦，人们不得不将垂死挣扎的老鼠弄死。从远郊到市中心，医生出诊时经过的小路和大道旁，垃圾箱堆满了老鼠，下水道里也浮着一连串。当天的晚报报道了此事，并质问市政府是否会采取相关行动和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市政府原本想不做任何考虑，但现在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局势。每天清晨，灭鼠所接到命令清理死老鼠，然后由该所派来两辆卡车将老鼠运去焚烧。

接下来几天，情况变得更糟，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老鼠，每天早晨垃圾车装载的也越来越多。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出来，成批地死去。从地下室、地窖和下水道里，老鼠成群地爬出来，无力地摇晃着身子，走到光亮处，原地打转，最后一头栽倒在地，吓得路人惊慌失措。夜晚时分，走廊和小巷里清晰地传出老鼠临死时的惨叫声。清晨，人们发现它们浮在下水道里，尖嘴上有一小团血迹，像一朵黑色玫瑰。一些肿胀发烂，一些已变得硬邦邦，连胡须也直挺挺地竖着。在市区的楼梯口和后院，可以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政府机关大厅内，学校操场甚至在咖啡馆露台，老鼠一个接一个，悄悄地死了。兵器广场、林荫大道以及海滨马路，像这样的繁华地段，遍地都是死老鼠，让人惊诧不已。一大早，城市清扫完，有一个暂缓期，之后渐渐地，市内死老鼠的数量不断增长。人们晚上走路时，会踩到软绵绵，刚死不久的老鼠。就好像承载我们房屋的土地正在清洗其体液，将内脏中的脓疮和血块冲到表层。可以想象这座小城市的惊愕恐慌，刚才还安静祥和，而如今却突然动乱，仿佛一个健康人的体温猛然间飙升，血液如野火般在血管里沸腾。

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朗斯多克情报局（对各种题材情报的快速搜集和正确处理的机构），在义务广播谈话中报道，仅在二十五日这一天内，已清理焚烧的老鼠就多达 6231 只。这个惊人的数字，让人们对于每日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事情，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并引发了众人的恐慌。之前，人们仅仅对一件厌恶可憎的偶然事件进行抱怨，但如今，他们意识到，这种难以知晓其范围、同时难以发现其根源的奇怪现象，暗藏着威胁性。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头依然搓着手，带着老年人的欢乐，轻笑道：“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

二十八日，朗斯多克情报局报道已收集了 8000 只左右的死老鼠，一股惊慌席卷了整个城市。人们要求采取严厉措施，指责当局疏忽怠慢，那些在海边拥有房子的居民正在考虑搬到别的地方去。但到了第二天，情报局宣布这种现象突然停止，灭鼠所只捡到了少量的老鼠，人们不禁松了口气。

然而，当天中午，李欧医生将车停在公寓门口，看到看门人从街的另一头费力地走过来。他歪着头，手脚外倾，像装上发条的玩偶。老人挽着一位牧师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牧师，偶尔见过他，他就是帕纳卢神甫。他是位博学而激进的耶稣会信徒，在这座城市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在对宗教冷漠的人群里也同样如此。李欧等着这两个人走近，老米歇尔的眼睛发光，气喘吁吁。老人解释，他有些不舒服，出来透透气。但是，他开始感到全身疼痛——脖子、腋窝和腹股沟，所以只得返回，并请求帕纳卢神甫能帮他一把。

“只是有些肿块”，他说，“可能我太劳累了。”

医生探出窗外，在米歇尔的颈根处，摸到了硬硬的肿块，像是木头的节疤。

“快回去休息吧，量好体温。今天下午我会来看你。”

老人走后，李欧问帕纳卢神甫，怎么看老鼠这件怪事。

“噢，我想应该是传染病。”帕纳卢神甫的圆圆的大眼镜后，眼里含着笑。